

鸡毛上天歌



鸡 毛 上 天 歌

(第一部)

张庆明 李木生

河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省 经 济 科 学 院 发 行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26 定价 0.34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叙事长诗。

长诗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较浓的诗意，塑造了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胸怀广阔，性格刚毅，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支部书记高铁梁的英雄形象。

作品主题鲜明，富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朴实生动，读来亲切感人。

毛 主 席 语 录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目

次

歌 头	(1)
一 秋分八月天	(3)
二 “这地不能卖”	(9)
三 阳关道	(16)
四 十八户	(22)
五 争论	(30)
六 一挂大车铃	(36)
七 两块牌子	(40)
八 三月备耕忙	(45)
九 摆擂台	(50)
十 竞赛(一)	(55)
十一 竞赛(二)	(60)
十二 竞赛(三)	(64)
十三 竞赛(四)	(69)
十四 努力作战	(74)
十五 风波	(80)

十六	穷帮穷	(86)
十七	换谷种	(91)
十八	探“宝”	(96)
十九	一边高来一边低	(103)
二十	赶集路上	(107)
二十一	玉莲报信	(113)
二十二	老槐树下	(120)
二十三	静夜思	(126)
二十四	恶狼围着羊羔转	(132)
二十五	警钟长鸣	(136)
二十六	谁胜谁负(一)	(141)
二十七	谁胜谁负(二)	(146)
二十八	谁胜谁负(三)	(150)
二十九	绘宏图	(155)
三十	巨大鼓舞	(161)
	不是歌尾	(165)



歌 头

日出东山红似火，
彩霞绽开花万朵，
花朵落在漳河里，
漳河流水闪金波。

漳河流水闪金波，
牧草青青羊儿多，
一声“哦嗨”白云动，
牧羊老人甩鞭过。

牧羊老人甩鞭过，
走过一洼又一坡，
眼望豫北风光美，
手捋银须乐呵呵。

手捋银须乐呵呵，
激情如水涌心窝，
登上高坡亮歌喉，
唱支鸡毛上天歌。

唱支鸡毛上天歌，
九曲漳河声声和，
歌声插上翅膀飞，
飞过高山飞过河。

唱得太行翘首望，
唱得喜鹊枝间歇，
唱得谷穗点头笑，
唱得高粱红遍坡。

姑娘默默停下锄，
小伙抱鞭车辕坐，
大伯烟锅熄了火，
奶奶不摇纺花车……

张



一 秋分八月天

公元一九五二年，
时交秋分八月天，
长空雁阵嘎嘎叫，
催促庄稼人快犁田。

快犁田呀，
快犁田，
起早贪黑拚命干，
一天两送饭！

单干农民声声叹，
一家一户耕作难，
人单力薄多凄苦，
抬头望孤雁！

毛毛驴累得气直喘，
呼哧呼哧淌热汗，
人拖木犁弓着背，
弓背象拉纤！

拉纤绳要断，
套绳勒破肩，
坑洼不平盐碱地，
空洒多少血和汗。

互助组员同心干，
热气腾腾闹翻天，
细麻绳拧成粗麻绳，
拉呀拉不断！

姑娘拉犁咯咯笑，
小伙擦着膀子干，
大伯扶犁暗使劲，
奶奶送水到田间。

歌声一串串，
笑语一串串，

汗珠儿淌个不断线，
落地摔八瓣！

忽见跑来高大嫂，
心急说话嗓门子尖：
“七月雷呀八月的闪，
老成叔要卖柳树园！”

顺着大嫂手指看，
组员们个个瞪大眼，
只见弯弯田埂上，
三个人走路分快慢。

打头的名叫魏富贵，
腋下夹个黑算盘，
粗布大带束着腰，
黑士林夹袄披在肩。

富裕中农腰板硬，
走路带三分优越感，
发家致富私心重，
仗凭有车有马又有钱！

老下中农尤大叔，
量地的大尺扛在肩，
头戴一顶旧毡帽，
不紧不慢走中间。

崔老成跟在最后边，
穿一件补钉破布衫，
慢腾腾脚步拖不动，
脸色沉沉象阴了天。

三个人走向柳树园，
牵动目光一大串，
柳林索索秋风里抖，
落叶儿纷飞瑟瑟寒。

地是庄稼人心尖尖，
卖地如同割心肝，
苦瓜连藤树连根，
组员们心里滚油煎。

二柱气得紧握拳，
眼里喷射火一团，
恨不能一步抢过去，

摔碎那坑人的鬼算盘。

老木匠开口一声叹：

“咱贫农苦日子何时完？
土改翻身才抬头，
地契又要吧咱腰压弯！”

大伙围拢副组长，

七嘴八舌似求援：

“真急人咧，该咋办？”

“守温伯，你快决断！”……

守温伯眼皮翻三翻，

未开口先吸一袋烟，

摊开双手摇着头，

一字一板低又慢：

“唉唉唉，难呀难，

组外事情不便管，

组长铁梁不在家，

咳，我也没主见！”

组员们无奈团团转，

盼铁梁开会快回还，
一个个登上高坡望，
手打凉棚眼望穿——

铁梁是咱主心骨，
铁梁是咱斗天胆，
铁梁是咱好支书，
铁梁是咱领头雁！

大路朝阳接青天，
霞光飞动铺云团；
远处走来高铁梁，
年轻庄稼人铁打的汉。

头上扎条白毛巾，
粗布衣褂短打扮，
浓眉大眼黑脸膛，
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

秋风吹拂敞胸怀，
手撩衣襟揩热汗，
肩头背个布挎包，
虎步踏得地直颤……



二 “这地不能卖”

老成蹲在地埂上，
手抓田土痴呆呆望，
口里嚼着黄连苦，
心底落下一层霜。

魏富贵掏出“金钟”烟，
递一支先把尤大叔让：
“量地吧，先量后算账！”
算盘珠摇个哗哗响。

头顶滚过一串雷，
老成猛地打踉跄，
只觉天旋地直转，
泪眼模糊迷茫茫。

身倚柳树定定神，
手攥田土贴胸膛，
田土装进破衣袋，
老眼滚下泪两行。

留一把田土淌一把泪，
留一把田土记一笔账：
单干农民苦难深，
田土作证永不忘！

旧社会扛活四十年，
一条扁担两只筐，
硬汉子从未淌过泪，
仇恨将他铸成钢；

土改分得柳树园，
方见笑容挂脸上，
理想播进泥土里，
只盼发芽快快长；

春种夏锄洒热汗，
夜伴庄稼田头躺，

谁知理想的苗苗刚出土，
虫咬霜打枝叶黄；

六个孩子六张嘴，
炕头病倒孩他娘，
屋漏偏遭连阴雨，
船小难顶风和浪。

柳树园呵柳树园，
你可是庄稼人米粮仓？
为何又象一把刀，
插在咱贫农心坎上！

魏富贵摆开丈地尺，
田头赶来高铁梁，
后跟二柱老木匠，
互助组员一大帮。

富贵掏烟面带笑：
“吸支烟，高组长。”
铁梁摇头摆摆手：
“咱不会吸烟品不出香！”